

閱
微
艸
堂
筆
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槐西雜志四

觀弈道人撰

林教諭清標言曩館崇安傳有士人居武夷山麓聞采
茶者言某巖月夜有歌吹聲遙望皆天女也士人故佻
達乃借宿山家月出輒往數夕無所遇山家亦言有是
事但恒在月望歲或一兩聞不常出也士人託言習靜
留待旬餘一夕隱隱似有聲乃潛蹤急往伏匿叢薄間
果見數女皆殊絕一女方拈笛欲吹瞥見人影以笛指
之遽僵如束縛然耳目猶能視聽俄清響透雲曼聲動
魄不覺自贊曰雖遭禁制然妙音媚態已具賞矣語未

竟突一帕飛蒙其首遂如夢魘無聞無見似睡似醒迷惘約數刻漸似蘇息諸女叱羣婢曳出譙呵曰癡兒無狀乃窺伺天上花耶趣折修篁欲行箠楚士人苦自申理言性耽音律冀竊聽慢亭法曲如李暮之傍宮牆寔不敢別有他腸希彩鸞甲帳一女微哂曰憫汝至誠有小婢亦解橫吹姑以賜汝士人匍匐叩謝舉頭已杳回顧其婢廣顙巨目短髮鬚髯腰腹彭亨氣咻咻如喘驚駭懊惱避欲却走婢固引與狎捉搦不釋憤擊仆地化一豕嗥叫去巖下樂聲自此遂絕觀於是婢殆是妖非仙矣或曰仙借豕化婢戲之也儻或然歟

劉燮甫言有一學子年十六七聰俊韶秀似是近上一流甚望成立一日忽發狂謔語如見鬼神俟醒時問之自云景城社會觀劇不覺夜深歸途過一家求飲惟一少婦取水飲我留我小坐言其夫應官外出須明日方歸流目送盼似欲相就愛其婉媚遂相燕好臨行泣涕囑勿再來以二釧贈我次日視之銅青斑斑微有銀色似多年土中者心知是鬼而憶念不忘昨再至其地徘徊尋視突有黑面長髯人手批我頰踉蹌奔歸彼亦隨至從此時時見之向我訴厲我卽忽睡忽醒不知其他也父母爲詣墓設奠併埋其釧俄其子瞋目呼曰我婦

失劍疑有別故而未得主名僅倒懸鞭五百轉鬻遠處
今見汝竊來乃知爲汝所誘此何等事可以酒食金錢
謝耶顛癇月餘竟以不起然則鑽穴踰牆卽地下亦尚
有禍患矣

李雲舉言東光有薰狐者每載燧挾畧來往墟墓間一

夜伏伺之際見一方巾襦衫人自墓頂出

魏魏苦侯反說文曰

鬼聲也

長嘯羣狐四集圍繞叢薄猙獰嗥叫齊呼捕此惡

人煮以作脯薰狐者無路可逃乃攀援上高樹方巾者
指揮羣狐令鋸樹倒卽聞鋸聲訇訇然薰狐者窘急俯
而號曰如蒙見釋不敢再履此地羣狐不應鋸聲更厲

也
此中國制外夷之法

如是號再三方巾者曰果而可設誓誓訖鬼狐俱不見
此鬼此狐均可謂善了事矣蓋侵擾無已勢不得不疑
而走險背城借一以羣狐之力原不難於殺一人然殺
一人易殺一人而激衆人之怒不焚巢犁穴不止也僅
使知畏而縱之姑取和焉則後患息矣有力者不盡其
力乃可以養威屈人者使其易從乃可以就服召陵之
役不責以僭王而責以苞茅使易從也屈完來盟卽旋
師不盡其力以養威也講學家說春秋者動議齊桓之
小就方城漢水之固不識可一戰勝乎一戰而不勝天
下事尚可爲乎淮西符離之事吾徵諸史冊矣

余自雷陽按武康州
行曠野中見出地之雷
在與前百餘步平地
大光一爆直有青煙一
道上衝霄漢旬此後
接續因雷電者雷之光
也雷者雷之聲也故雷
雷而雷即雷之書也
雷而無雷意明其

族弟繼先嘗宿廣寧門內友人家夜大風雨有雷火自
屋山近房脊之牆謂之屋山以形似山也范石湖詩屢用之穿過如電光一掣然
牆棟皆搖次日視其處東西壁各一小竇如錢大蓋雷
神逐精魅貫而透也凡擊人之雷從天而下擊怪之雷
則多橫飛以遁逃追捕故耳若尋常之雷則地氣鬱積
奮而上出余在福寧度嶺曾於山巔見雲中之雷在淮
鎮遇雨曾於曠野見出地之雷皆如烟氣上衝直至天
半其端火光一爆卽訇然有聲與銃礮之發無異然皆
在無人之地其有人之地則從無此事或曰天心仁愛
恐觸之者死語殊未然人爲三才之中人之聚處則天

光也夜或見雷而不聞
雷者或晦光見見稍
遠則聲耳不聞也言是
時十雷萬不足旋繞左
右於計雷者若無下
於旋繞矣然恒在百步
外乃知命不應死之不
相值可以過雷寢之
何不可主夫名之謂哉

地氣通通則弗鬱安得有雷乎塞外苦寒之地耕種牧
養漸成墟落則地氣漸溫亦此義耳

果竟是天心仁愛

王岳方言其家有一刀廷尉公故物也或夜有盜警則
格格作爆聲挺出鞘外一二寸後雷逐妖魅穿屋過刀
墮於地自此不復作聲矣世傳刀劍曾漬人血者有警
皆能自響是不盡然惟曾殺多人者乃如是爾每殺一
人刀上必有迹二條磨之不去幼年在河間場威將軍
哈公元生家曾以其佩刀求售云夜亦有聲驗之信然
也或又謂作聲之故乃鬼所憑是亦不然戰陣所用往
往曾殺千百人豈有千百鬼長守一刀者哉飲血既多

取精不少。厲氣之所聚也。盜賊凶鷙。亦厲氣之所聚也。厲氣相感。躍而自鳴。是猶撫琴者。鼓宮宮應。鼓商商應。而已。裝賓之鐵。躍乎池內。黃鐘之鐸。動乎土中。是豈有物憑之哉。至雷火猛烈。一切厲氣遇之。皆消故。一觸焰光。仍爲凡鐵。亦非豐隆列缺。專爲此物下擊也。

余嘗惜西域漢書毀於烟煤。而稍疑一二千年筆迹。何以能在。從侄虞惇曰。朱墨著石。苟風雨所不及。苔蘚所不生。則歷久能存。易州滿城接壤處。有村曰神星。大河北來。復折而東南。有兩峯對峙。河南北相傳爲落星所結。故以名村。其峯上。峻下。歛如雲朵。之出地險峻。無路。

好事者攀踏其孔穴可至山腰多有舊人題名最古者
有北魏人五代人皆手迹宛然可辨然則洞中漢畫之
存於今不爲怪矣惜其姓名虞惇未暇一一記也易州
滿城皆近地當訪其土人問之

虞惇又言落星石北有漁梁土人世擅其利歲時以特
牲祀梁神偶有人教以毒魚法用芫花於上流投漬則
下流魚蝦皆自死浮出所得十倍於網罟試之良驗因
結團焦於上流日施此術一日天方午黑雲自龍潭暴
涌出狂風驟雨雷火赫然燔其廬爲燼衆懼乃止夫佃
漁之法肇自庖羲然數罟不入仁政存焉絕流而漁聖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五

人尚惡。況殘忍暴殄聚族而坑斃。干神怒也。宜矣。

周書昌曰。昔遊鵲華。借宿民舍。窗外老樹森翳。直接岡頂。主人言。時聞鬼語。不辨所說何事也。是夜月黑果隱。隱聞之。不甚了了。恐驚之。散去。乃啟窗潛出。匍匐草際。漸近竊聽。乃講論韓柳歐蘇文各標舉其佳處。一人曰。如此。乃是中聲。何前後七子必排斥不數。而務言秦漢。遂啟門戶之爭。一人曰。質文遞變。原不一途。宋末文格猥瑣。元末文格纖穠。故宋景濂諸公力追韓歐。救以春容大雅。三楊以後。流爲臺閣之體。日就膚廓。故李崆峒諸公又力追秦漢。救以奇偉博麗。隆萬以後。流爲僞體。

故長沙一派又反唇焉大抵能挺然自爲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傳其後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詆然董江都司馬文園文格不同同時而不相攻也李杜王孟詩格不同亦同時而不相攻也彼所得者深焉耳後之學者論甘則忌辛是丹則非素所得者淺焉耳語未竟我忽作噉聲遂乃寂然惜不盡聞其說也余曰此與李詞婉記飴山事均以平心之論託諸鬼魅語已盡無庸歇後矣書昌微愠曰永年百無一長然一生不能作妄語先生不信亦不敢固爭

董曲江言一儒生頗講學平日亦循謹無過失然崖岸

公忌諱學志忌
其傍者而已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木

太甚動以不情之論責人友人於五月釋服七月欲納
妾此生抵以書曰終制未三月而納妾知其蓄志久矣
春秋誅心魯文公雖不喪娶妾也朋友規過之義
不敢不以告其何以教我其持論大抵類此一日其婦
歸寧約某日返乃先期一日怪而詰之曰吾誤以爲月
小也亦不爲訝次日又一婦至大駭愕覓昨婦已失所
在矣然自是日漸疴瘠因以成勞蓋狐女假形攝其精
一夕所耗已多也前納妾者聞之亦抵以書曰夫婦居
室不能謂之不正也狐魅假形亦非意料之所及也然
一夕而大損真元非恣情縱慾不至是無乃燕昵之私

尚有不節以禮者乎且妖不勝德古之訓也周張程朱
不聞曾有遇魅事而此魅公然犯函丈無乃先生之德
尚有所不足乎先生賢者也責備賢者春秋法也朋友
規過之義不敢不以告先生其何以教我此生得書但
力辯實無此事里人造言而已宋清遠先生聞之曰此
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袁愚谷制府

諱守桐長山人官至直隸總督諡清獻

少與余同研席又爲

姻家自言三四歲時尚了了記前生五六歲時卽恍惚
不甚記今則但記是一歲貢生家去長山不遠姓名籍
貫家世事迹全忘之矣余四五歲時夜中能見物與畫

余多時中夜寤聞
目視了見一室中
物子以凌斯家令
則骨無所睹矣雲
根在淺刻既又深
乎

無異七八歲後漸昏闇十歲後遂全無睹或夜半睡醒
偶然能見片刻則如故十六七後以至今則一兩年或
一見如電光石火彈指卽過蓋嗜欲日增助神眇日減
耳

景州李西厓言其家一佃戶最有膽種瓜畝餘地在叢
冢側熟時恒自守護獨宿草屋中或偶有形聲亦恬不
爲懼一夕聞鬼語嘈雜似相喧詆出視則二鬼冢上格
闘一女鬼癡立於旁呼問其故一人曰君來大佳一事
乞君斷曲直天下有對其本夫調其定婚之妻者耶其
一人語亦同佃戶呼女鬼曰究竟汝與誰定婚女鬼覲

覲良久曰我本妓女妓家之例凡多錢者皆密訂相嫁娶今在冥途仍操舊術實不能一一記姓名不敢言誰有約亦不敢言誰無約也佃戶笑且唾曰何處得此二癡物舉首則三鬼皆逝矣又小時間舅祖陳公諱穎孫歲久失記其字號德音公之弟庚子進士仙居知縣秋亭之祖也說親見一事曰親串中有歿後妾改適者魂附病婢靈語曰我昔問爾爾自言不嫁今何負心妾殊不懼從容對曰天下有夫尚未亡自言必改適者乎公此問先憤憤何怪我如是荅乎二事可互相發明也

有講學者論無鬼衆難之曰今方酷暑能往墟墓中獨

宿納涼一夜乎是翁毅然竟往果無所見歸益自得曰
朱文公豈欺我哉余曰重賫千里路不逢盜未可云路
無盜也縱獵終日野不遇獸未可云野無獸也以一地
無鬼遂斷天下皆無鬼以一夜無鬼遂斷萬古皆無鬼
舉一廢百矣且無鬼之論創自阮瞻非朱子也朱子特
謂魂升魄降爲常理而一切靈怪非常理耳未言無也
故金去僞錄曰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
謂鬼神耳楊道夫錄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
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
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來或去或聚或

敬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包揚錄曰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且莫要理會又曰南軒亦只是硬不信如禹鼎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此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人往占之豈不爲祟豫章劉道人居一山頂結菴一日衆蜥蜴入來盡吃菴中水少頃菴外皆堆雹明日山下果雹有一妻伯劉大人甚朴實不能妄語言過一嶺聞溪邊林中響乃無數蜥蜴各抱一物如水晶未去數里下雹此理又不知如何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

其首民聚哭之佛頸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吳必大錄曰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爲無鬼然却又有真箇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爲實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問虹霓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吸水亦必有腸肚只纔散便無如雷部神亦此類林賜錄曰世之見鬼神者甚多不審有無如何曰世間人見者極多如何謂無但非正理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魂魄無所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出沒於兩

蜀漢中多白石
土地廟云項王追漢
高至此白石化為人
受箭後封君土地
廟中神夫必人立一石
刻白石土地官實其
道旁則終身無異
跌故入橫後偏出
白石土地也應之廟
老學錄誤記草
鞋大王事可致白石
土地

水之間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衝之而過詢之此地乃
昔人戰場也彼皆死於非命猶冤抱恨固宜未散坐間
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爲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
設此人一分後因爲人放爆仗焚其所依之樹自是遂
絕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仗驚散沈憫錄曰人有不
伏其死者所以旣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
死及僧道旣死多不散原註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萬人傑錄曰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
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恁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葉賀
孫錄曰潭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已發

覺當時便不爲祟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
罪則死者之冤必不解李壯祖錄曰或問世有廟食之
神繇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寢久亦散昔守南康久旱
不免徧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敝屋狼藉之甚彼
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響有人來而帷中之神與之
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葉賀孫錄曰
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是李冰因開離堆立
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爲
王後來徽宗好道遂改封爲真君張魏公用兵禱於其
廟夜夢神語曰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得

行今號爲真君雖尊人以素食祭我無血食之義故無
威福之靈今須復封我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
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是一時用兵托爲此說又有梓
潼神極靈此二神似乎割據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
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古人饗鐘饗龜皆此意漢卿云
李通說有人射虎見虎後數人隨之乃是爲虎傷死之
人生氣未散故結成此形黃義剛錄曰論及請紫姑神
吟詩之事曰亦有請得正身出現其家小女子見不知
此是何物且如衢州有一人事一神只開所錄事目於
紙而封之祠前少間開封而紙中自有答語此不知是

此之謂腐儒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十一

如何凡此諸說黎靖德所編語類班班具載先生何竟
誣朱子乎此翁索書觀之良久慨然曰朱子尚有此書
耶惘然而散然余猶有所疑者朱子大旨謂人秉天地
之氣生。死則散還於天地。葉賀孫錄所謂如魚在水外
而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是一
般其理精矣而無如祭祀之禮制於聖人載於經典遂
不得不云子孫一氣相感復聚而受祭受祭既畢仍散
入虛無不識此氣散還以後與元氣渾合爲一歟抑參
雜於元氣之內歟如混合爲一則如衆水歸海共爲一
水不能使江淮河漢復各聚一處也如五味和羹共成

不過矣此上質旁
此人心之鬼神也何
必如此是辯諸難

一味不能使葢鹽醢醬復各聚一處也又安能於中掣
出某某之氣使各與子孫相通耶如參雜於元氣之內
則如飛塵四散不知析爲幾萬億處如游絲亂飛不知
相去幾萬億里遇子孫享薦乃星星點點條條縷縷復
合爲一於事理母乃不近耶卽以能聚而論此氣如無
知又安能感格安能歆享此氣如有知知於何起當必
有心心於何附當必有身旣已有身則仍一鬼矣且未
聚以前此億萬微塵億萬碎縷塵塵縷縷各有所知則
不止一鬼矣不過釋氏之鬼地下潛藏儒者之鬼空中
旋轉釋氏之鬼平日常存儒家之鬼臨時奏台耳又何

以相勝耶此誠非末學所知也

烏魯木齊千總某患寒疾有道士踵門求診云有夙緣特相拯也會一流人高某婦頗能醫見其方駭曰佳枝下咽陽盛乃亡藥病相反烏可輕試力沮之道士嘆息曰命也夫振衣竟去然高婦用承氣湯竟愈皆以道上爲妄余歸以後偶聞邸抄忽見某以侵蝕屯糧伏法乃悟道士非常人欲以藥斃之全其首領也此與舊所記兵部書吏事相類豈非孽由自作非智力所可挽回歟姚安公云人家有奇器妙跡終非佳事因言癸巳同年牟丈澠家不知卽牟丈不知或存丈之伯叔幼年曉之未審也有一研天然作鷺

名論不刊收藏家
可提此語矣。世
傳莫太常事非

王孟乃文王鼎也
入國朝院中一官
室得之正張延常
疏突遭回祿以爲
不祥乃送之焦山寺
中今遭兵燹不知
尚存否

卵形色正紫一鸚鵡眼如豆大突出墨池中心旋螺紋
理分明瞳子炯炯有神氣拊之膩不留手叩之堅如金
鐵呵之冰出如露珠下墨無聲數磨卽成濃瀋無欸識
銘語似愛其渾成不欲椎鑿匣亦紫檀根所雕出入無
滯而包裹無纖隙搖之無聲背有紫桃軒三字小僅如
豆知爲李大僕日華故物也

太僕有說部名
紫桃軒雜錄

平生所見

宋研此爲第一然後以珍怪此研忤上官幾罹不測竟
恚而撞碎禍將作時夜聞研若呻吟云

余在烏魯木齊日城守營都司朱君餽新菌守備徐君
與朱均偶忘其名蓋日相接見
惟以官稱轉不問其名字耳
因言昔未達時偶見賣

苗以溼熱鬱蒸之
氣生卑竟有毒
不必定由地也食
者慎之不食為肝
未為不知味也

新苗者欲買一老翁在旁訶賣者曰渠尚有數政官汝
何敢為此賣者逡巡去此老翁不相識旋亦不知其何
往次日聞里有食菌死者疑老翁是社公賣者後亦不
再見疑為鬼求代也呂氏春秋稱和之美者越駱之菌
本無毒其毒皆蛇虺之故中者使人笑不止陳仁玉菌
譜載水調苦茗白礬解毒法張華博物志陶宏景名醫
別錄並載地漿解毒法蓋以此也以黃泥調水塗而飲之曰地漿
親串家廳事之側有別院屋三楹一門客每宿其中則
夢見男女裸逐粉黛雜沓四圍環繞備諸媒狀初甚樂
觀久而夜夜如是自疑心病也然移住他室則不夢又

是物一為祟大矣
在已為喪德使子
弟見之則失心家
苦是物其義乎
妖白人既徒楚誠
無益耳

疑為妖然未睡時寂無影響秉燭至旦亦無見聞其人
亦自相狎戲如不睹旁尚有人又似非魅終莫能明一
日忽悟書厨貯牙鐫石琢橫陳像凡十餘事祕戲冊卷
大小亦十餘事必此物為祟乃密白主人盡焚之有知
其事者曰是物何能為祟哉此主人徵歌選妓之所也
氣機所感而淫鬼應之此君亦青樓之狎客也精神所
注而妖夢通之水腐而後蟻蠓生酒酸而後醯雞集理
之自然也市肆鬻雜貨者是物不少何不一一為祟宿
是室者非一人何不一一入夢哉此可思其本矣徒焚
此物無益也某氏其衰乎不十歲而屋易主

此一條名言至
理在官者宜書
諸紳

問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十四

明公恕齋嘗爲獻縣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憇小菴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合掌肅立呼其徒具茶徒遙應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大駭曰爾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通國皆知之寧獨老僧又問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皆遣其黨布散道路間久矣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因問爾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爲郡不減龔黃然微不憚於衆心者曰好訪

此不特神姦巨蠹能預爲蠱惑計也卽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乎哉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訪其有讐者則有讐者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不真病媼衰翁語言昏愊又可據爲信讞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且夫訪之爲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閭閻利病訪亦爲害而河渠堤堰爲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則遏以自肥水有患則鄰國爲壑是其勝算矣孰肯揆地形之大局爲永遠安瀾之計哉老僧方外人也本不應預世間事况官家事耶第佛法慈悲捨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十五

身濟衆苟利於物固應冒死言之耳惟公俯察焉公沉思其語竟不訪而歸次日遣役送錢米歸報曰公返之後僧謂其徒曰吾心事已畢竟泊然逝矣此事楊丈汶川嘗言之姚安公曰凡獄情虛心研察情僞乃明信人信已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已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安得再一老僧亦爲說法乎

舅氏健亭張公言讀書野雲亭時諸同學修禊佟氏園偶扶乩召仙共請姓名乩題曰偶携女伴偶閒行詞客何勞問姓名記否瑤臺明月夜有人嗔喚許飛瓊再請下壇詩乩又題曰三面紗窓對水開佟園還是舊樓臺

東風吹綠池塘草我到人間又一回衆竊議詩情悽惋
恐是才女香魂然近地無此閨秀無乃煉形拜月之仙
姬乎衆情顛倒或疑思竚立或微譁通詞乩忽奮迅大
書曰衰翁憔悴雪盈顛傅粉薰香看少年偶遣諸郎作
癡夢可憐真拜小嬋娟復大書一笑字而去此不知何
代詩魂作此狡獪要亦輕薄之意有以召之

胡厚菴先生言有書生睨一狐女初遇時以二寸許壺
盧授生使佩於衣帶而自入其中欲與晤則拔其楔便
出嫵婉去則仍入而楔之一日行市中壺盧爲偷兒剪
去從此遂絕意恒悵悵偶散步郊外以消鬱結聞叢翳

中有相呼者其聲狐女也就往與語匿不肯出曰妾已變形不能復與君見矣怪詰其故泣訴曰採補鍊形狐之常理近不知何處一道士又搜索我輩供其採補捕得禁以神咒卽僵如木偶一聽其所爲或有道力稍堅吸之不吐者則蒸以爲脯血肉旣啖精氣亦爲所收妾入壺盧蓋避此難不意仍爲所物色攘之以歸妾畏懼湯鑊已獻其丹幸留殘喘然失丹以後遂復獸形從此煉精又須二三百年始能變化天荒地老後會無期感念舊恩故呼君一訣努力自愛母更相思也生憤恚曰何不訴於神曰訴者多矣神以爲悖入悖出自作之愆

殺人人殺相酬之道置不爲理也乃知百計巧取適以自戕自今以往當專心吐納不復更操此術矣此事在乾隆丁巳戊午間厚菴先生曾親見此生後數年聞山東雷擊一道士或卽此道士淫殺過度又伏天誅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挾彈者又在其後此之謂矣

從弟東白宅在村西井畔從前未爲宅時繚以周垣環築土屋其中有屋數間夜中輒有叩門聲雖無他故而居者恒病不安一日門旁墻圯出一木人作張手叩門狀上有符篆乃知工匠有嫌於主人作是鎮魘也故小人不可與輕作緣亦不可與輕作難

閑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七

何子山先生言雍正初一道士善符錄嘗至西山極深處愛其林泉擬結菴習靜土人言是鬼魅之巢窟伐木採薪非結隊不敢入乃至狼虎不能居先生宜審弗聽也俄而鬼魅並作或竊其屋材或魘其工匠或毀其器物或污其飲食如行荆棘中步步挂礙如野火四起風葉亂飛于手于目應接不暇也道士怒結壇召雷將神降則妖已先遁大索空山無所得神去則數日復集如是數回神惡其瀆不復應乃一手結印一手持劍獨與戰竟爲妖所踣拔鬚敗面裸而倒懸遇樵者得解狼狽逃去道士蓋恃其術耳夫勢之所在雖聖人不能逆黨

吾於阿夫容之
禁見之

之已成雖帝王不能破乃則難變衆則不勝誅也故唐
去牛李之傾軋難於河北之藩鎮道士昧衆寡之形容
主之局不量力而嬰其鋒取敗也宜矣

小人之計萬變每乘機而肆其巧小時聞村民夜中聞
履聲以爲盜秉炬搜捕了無形迹知爲魅也不復問旣
而肱篋者知其事乘夜而往家人仍以爲魅偃息弗省
遂飽所欲去此猶因而用之也邑有令頗講學惡僧如
讐一日僧以被盜告庭斥之曰爾佛無靈何以腐食爾
佛有靈豈不能示報於盜而轉瀆官長耶揮之使去語
人曰使天下守令用此法僧不沙汰而自散也僧固黠

甚乃陽與其徒修懺祝佛而陰賂丐者使捧衣物跪門外狀若癡者皆曰佛有靈檀施轉盛此更反而用之使厄我者助我也人情如是而區區執一理與之角烏有幸哉

張某瞿某幼同學長相善也瞿與人訟張受金刺得其陰謀洩於其敵瞿大受窘辱銜之次骨然事密無左證外則未相絕也俄張死瞿百計娶得其婦雖事事成禮而家庭共語則仍呼曰張幾嫂婦故撲愿以爲相憐相戲亦不較也一日與婦對食忽躍起自呼其名曰瞿某爾何太甚耶我誠負心我婦歸汝足償矣爾必仍呼嫂

何耶婦再嫁常事娶再嫁婦亦常事我旣死不能禁婦
嫁卽不能禁汝娶也我已失朋友義亦不能責汝娶朋
友婦也今爾不以爲婦仍系我姓呼爲嫂是爾非娶我
婦乃淫我婦也淫我婦者我得而誅之矣竟顛狂數日
死夫以直報怨聖人不禁張固小人之常態非不共之
讐也計娶其婦報之已甚矣而又視若倚門婦玷其家
聲是已甚之中又已甚焉何怪其憤激爲厲哉

一惡少感寒疾昏憤中魂已出舍俵俵無所適見有人
來往隨之同行不覺至冥司遇一吏其故人也爲檢籍
良久蹙額曰君多忤父母於法當付鑊湯獄今壽尚未

父母在猶可懺悔
父母已歿欲懺悔而
無從矣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哀哉感
豐五年四月五日記
是日先大夫誕日也

終可且反壽終再來受報可也惡少惶怖叩首求解脫
吏搖首曰此罪至重微我難解脫卽釋迦牟尼亦無能
爲加也惡少泣涕求不已吏沉思曰有一故事君知乎
一禪師登座問虎領下鈴何人能解衆未及對一沙彌
曰何不令繫鈴人解得罪父母還向父母懺悔或希冀
可免乎少年慮罪業深重非一時所可懺悔吏笑曰又
有一故事君不聞殺猪王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乎遣
一鬼送之歸霍然遂愈自是洗心滌慮轉爲父母所愛
憐後年七十餘乃終雖不知其果免地獄否然觀其得
壽如是似已許懺悔矣

許文木言老僧澄止有道行臨歿謂其徒曰我持律精進自謂是四禪天人世尊嗔我平生議論好尊佛而斥儒我相未化不免仍入輪迴矣其徒曰崇奉世尊世尊反嗔乎曰此世尊所以爲世尊也若黨同而伐異揚己而抑人何以爲世尊乎我今乃悟爾見猶左耳因憶楊槐亭言乙丑上公車時偕同年數人行適一僧同宿逆旅偶與閒談一同年目止之曰君亦何與異端語僧不平日釋家誠與儒家異然彼此均各有品地果爲孔子可以闢佛顏曾以下弗能也果爲顏曾可以闢菩薩鄭賈以下弗能也果爲鄭賈可以闢阿羅漢程朱以下弗

能也果爲程朱可以闢諸方祖師其依艸附木自託講學者弗能也何也其分量不相及也先生而闢佛母乃高自位置乎同年怒且笑曰惟各有品地故我輩儒可闢汝輩僧也幾於相閤而散余謂各以本教而論譬如居家三五以來儒道之持世久矣雖再有聖人弗能易猶主人也佛自西域而來其空虛清淨之義可使馳騫者息營求憂愁者得排遣其因果報應之說亦足警戒下愚使回心向善於世不爲無補故其說得行於中國猶挾技之食客也食客不修其本技而欲變更主人之家政使主人退而受教此佛者之過也各以末流而論

譬如種田儒猶耕耘者也佛家失其初旨不以善惡爲
罪福而以施捨不施捨爲罪福於是惑衆蠹財往往而
有猶侵越疆畔攘竊禾稼者也儒者含其耒耜荒其阡
陌而皇皇持挺荷戈日尋侵越攘竊者與之格鬪卽格
鬪全勝不知已之稼穡如何也是又非儒者之眞耶夫
佛自漢明帝後蔓延已二千年雖堯舜周孔復生亦不
能驅之去儒者父子君臣兵刑禮樂舍之則無以治天
下雖釋迦出世亦不能行彼法於中土本可以無爭徒
以緇徒不勝其利心妄冀儒緇佛伸歸佛者擅施當益
富講學者不勝其名心著作中苟無闕佛數條則不足

見衛道之功故兩家語錄如水中泡影旋生旋滅旋滅旋生互相詬厲而不止然兩家相爭千百年後並存如故兩家不爭千百年後亦並存如故也各修其本業可矣

陳瑞菴言獻縣城外諸邱阜相傳皆漢冢也有耕者誤犁一冢歸而寒熱譫語責以觸犯時瑞菴偶至問汝何人曰漢朝人又問漢朝何處人曰我卽漢朝獻縣人故冢在此何必問也又問此地漢卽名獻縣耶曰然問此地漢爲河間國縣曰樂成金始改獻州明乃改獻縣漢朝安得有此名鬼不語再問之則耕者蘇矣蓋傳爲漢

冢鬼亦習聞故依託以求食而不虞適以是敗也

毛其人言有耿某者勇而悍山行遇虎奮一挺與鬪虎竟避去自以爲中黃俠飛之流也偶聞某寺後多鬼時酈醉人憤往驅逐有好事數人隨之往至則日薄暮乃縱飲至夜坐後垣上待其來二鼓後隱隱聞嘯聲乃大呼曰耿某在此倏人影無數湧而至皆吃吃笑曰是爾耶易與耳耿怒躍下則鳥獸散去遙呼其名而詈之東逐則在西西逐則在東此沒彼出倏忽于變耿旋轉如風輪終不見一鬼疲極欲返則嘲笑以激之漸引漸遠突一奇鬼當路立鋸牙電目張爪欲搏急奮拳一擊忽

噉然自仆指已折掌已裂矣乃誤擊墓碑上也羣鬼合聲曰勇哉瞥然俱杳諸壁上觀者聞耿呼痛共持炬昇歸卧數日乃能起右手遂廢從此猛氣都盡竟唾面自乾焉夫能與虓虎敵而不能不爲鬼所困虎鬪力鬼鬪智也以有限之力欲勝無窮之變勾非天下之癡人乎然一懲卽戒毅然自返雖謂之大智慧人亦可也

張桂岩自揚州還携一琴研見贈斑駁剝落古色黝然右側近下鐫西涯二篆字蓋懷麓堂故物也中鐫行書一詩曰如以文章論公原勝謝劉玉堂揮翰手對此憶風流欵曰雅繩高陽孫相國字也左側鐫小楷一詩曰

艸緣湘江叫子規茶陵青史有微詞流傳此研人猶惜
應爲高陽五字詩歟日不凋乃太倉崔華之字華漁洋
山人之門人漁洋論詩絕句日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
紅似去年時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卽其
人也二詩本集皆不載豈以詆訶前輩微涉訐直編集
時自刪之歟後以贈慶大司馬丹年劉石菴參知頗疑
其僞然古人多有集外詩終弗能明也又楊丈汝川諱
鏡楊忠烈公會孫也以拔貢官贈姚安公一小硯背有
戶部郎中真先姚安公同事銘日自渡遼攜汝伴艸軍書恒夜半余之心惟汝見歟
題芝岡銘蓋熊公廷弼軍中硯云得之於其親串家又

家藏一小研左側有白谷手琢四字當是孫公傳庭所親製二研大小相近姚安公以皆前代名臣合爲一匣後在長兒汝侂處汝侂天逝二研爲婢媼所竊賣今不可物色矣

余十七歲時自京師歸應童子試宿文安孫氏

土語呼若巡詩

音之轉也

室廬皆新建而土炕下釘一桃杙上下頗礙呼主

人去之主人頗篤實搖手曰是不可去去則怪作矣詰問其故曰吾買隙地構此店宿者恒夜見炕前一女子立不言不動亦無他害有膽者以手引之乃虛無所觸道士呪桃杙釘之乃不復見余曰其下必古冢人在上

鬼不安耳何不掘出其骨具棺遷葬主人曰然然不知其果遷否也又辛巳春余乞假養疴北倉姻家趙氏請余題主先姚安公命之往歸宿楊村夜已深余先就枕僕隸秣馬尚未睡忽見綵衣女子揭簾入甫露面卽退出疑爲趁座妓女呼僕隸遣去皆云外戶已閉無一人也主人曰四日前有宦家子婦宿此卒昨移柩去豈其回煞耶歸告姚安公公曰我童子時讀書陳氏舅家值僕婦夜回煞月明如晝我獨坐其室外欲視回煞作何狀迄無見也何爾乃有見耶然則爾不如我多矣至今深愧此訓也

河豚惟天津至多土人食之如園蔬然亦恒有死者不
必家家皆善烹治也姨丈惕園牛公言有一人嗜河豚
卒中毒死死後見夢於妻子曰祀我何不以河豚耶此
真死而無悔也又姚安公言里有人粗溫飽後以博破
家臨歿語其子曰必以博具置棺中如無鬼與白骨同
爲土耳於事何害如有鬼荒榛蔓艸之間非此何以消
遣耶比大殮僉曰死葬之以禮亂命不可從也其子曰
獨不云事死如事生乎生不能幾諫歿乃違之乎我不
講學諸公勿干預人家事卒從其命姚安公曰非禮也
然亦孝子無已之心也吾惡夫事事遵古禮而思親之

心則漠然者也

一奴子業針工其父母鬻身時未鬻此子故獨別居於外其婦年二十餘爲狐所媚歲餘病瘵死初不肯自言病甚乃言狐初來時爲女形自言新來鄰舍也留與語漸涉諛旣而漸相逼遽前擁抱遂昏昏如魘自是每夜輒來來必換一形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忽醜忽好忽僧忽道忽鬼忽神忽今衣冠忽古衣冠歲餘無一重複者至則四肢緩縱口噤不能言惟心目中了了而已狐亦不交一言不知爲一狐所化抑衆狐更番而來也其尤怪者婦小姑偶入其室突遇狐出一躍卽逝小姑所見

是方巾道袍人白鬚鬢婦所見則黧黑垢膩一賣煤人耳同時異狀更不可思議矣

及孺愛先生言

先生於余爲疎從表姪然幼時爲余開蒙故始終待以師禮

交河有

人田在叢冢旁去家遠乃築室就之夜恒聞鬼語習見

不怪也一夕聞冢間呼曰爾狼狽何至是一人應曰適

路遇一女攜一童子行見其面有衰氣死期已近未之

避也不虞女忽一嚏其氣中人如巨杵春撞

平聲

傷而仆

地蘇息良久乃得歸今胸膈尚作楚也此人默記其語

次日耘者聚集具述其異因問昨日誰家女子傍晚行

致中途遇鬼中一宋姓者曰我女昨晚同我子自外家

歸無遇鬼事也衆以爲妄語數日後宋女爲強暴所執
捍刃抗節死乃知貞烈之氣雖屈衰絕尚剛勁如是也
鬼魅畏正人殆以此夫

張完質舍人言有與狐爲友者將商於外以家事託狐
凡火燭盜賊皆爲警衛僮婢或作姦皆摘發無遺家政
井井逾於商未出時惟其婦與鄰人暱狐若弗知越兩
歲商歸甚德狐久而微聞鄰人事又甚咎狐狐謝曰此
神所判吾不敢違也商不服曰鬼神禍淫乃反導淫哉
狐曰是有故鄰人前世爲巨室君爲司出納因其倚信
侵蝕其多金冥判以婦償負一夕雅宿妓之價銷金五

此不可訓也然淫及
寡寡守以貞者將
藉爲口實矣

星今所欠祇七十餘金矣銷盡自絕君何躁焉君倘未
信試以所負償之觀其如何耳商乃詣鄰人家曰聞君
貧甚僕此次幸多贏謹以八十金奉助鄰人感且愧自
是遂與婦絕歲暮餽餽品示謝甚精腆計其所值正合
七十餘金所贏數乃知夙生債負受者毫釐不能增與
者毫釐不能減也是亦可畏也已

族姪竹汀言有農家婦少寡矢志不嫁養姑撫子數年
矣一日見華服少年從墻缺窺伺以爲過客誤入罾之
去次日復來念近村無此少年土人亦無此華服心知
是魅持梃驅逐乃復拋擲磚石損壞器物自是日來

登牆自道相悅意婦無計哭訴於社公祠亦無驗越七八日白晝晦冥雷擊裂村南一古墓魅乃絕不知是狐是鬼也以妖媚人已干天律况媚及柏舟之婦其受殛也固宜顧必遲久而後應豈天人一理事關殊死亦待奏請而後刑由社公輾轉上聞稍稍時日乎然匹婦一哭遽達天聽亦足見孝弟之通神明矣

滄州一帶海濱煮鹽之地謂之竈泡袤延數百里並斥鹵不可耕種荒艸粘天畧如塞外故狼多窟穴於其中捕之者掘地爲窞深數尺廣三四尺以板覆其上中鑿圓孔如孟大畧如枷狀人蹲窞中攜犬子或豚子擊使

嗥叫狼聞聲而至必以足探孔中攫之人卽握其足立起肩以歸狼隔一板爪牙無所施其利也然或遇其羣行則亦能搏噬故見人則以喙據地嗥衆狼畢集若號令然亦頗爲行客道途患有富室偶得二小狼與家犬雜畜亦與犬相安稍長亦頗馴竟忘其爲狼一日主人晝寢廳事聞羣犬嗚嗚作怒聲驚起周視無一人再就枕將寐犬又如前乃僞睡以俟則三狼伺其未覺將齧其喉犬阻之不使前也乃殺而取其革此事從姪虞厚言狼子野心信不誣哉然野心不過遁逸耳陽爲親暱而陰懷不測更不止於野心矣獸不足道此人何取而

自貽患耶

田村一農婦甚貞靜一日饑餉有書生遇於野從乞瓶中水婦不應出金一錠投其袖婦擲且詈書生皇恐遁晚告其夫物色之無是人疑其魅也數日後其夫外出阻雨不得歸魅乃幻其夫形作冒雨歸者入與寢處艸艸息燈遽相媒戲忽電光射窓照見乃向書生婦恚甚爪敗其面魅甫躍出窓聞呦然一聲莫知所往次早夫歸則門外一猴腦裂死如刃所中也蓋妖之媚人皆因其懷春而媾合若本無是心而乘其不意變幻以敗其節則罪當與強污等揆諸神理自必不容而較前記竹

汀所說事其報更速或社公權微不能卽斷此遇大神立殛之抑彼尙未成此則已玷可以不請而誅歟

同年鄒道峯言有韓生者丁卯夏讀書山中窓外爲懸厓厓下爲澗澗絕陁兩岸雖近然可望而不可至也月明之夕每見對岸有人影雖知爲鬼度其不能越亦不甚怖久而見慣試呼與語亦響應自言是墜澗鬼在此待替戲以餘酒凭窓洒澗內鬼下就飲亦極感謝自此遂爲談友誦肄之暇頗消岑寂一日試問人言鬼前知吾今歲應舉汝知我得失否鬼曰神不檢籍亦不能前知何況於鬼鬼但能以陽氣之盛衰知人年運以神光

冥司冊籍分明
檢自可得善陽
世之傳者錢校

猶奸胥吏增改
清祀以神上詳知

之明晦知人邪正耳若夫祿命則冥官執役之魁或旁
窺竊聽而知之城市之鬼或輾轉相傳而聞之山野之
鬼弗能也城市之中亦必捷巧之鬼乃聞之鈍鬼亦弗
能也譬君靜坐此山卽官府之事不得知况朝廷之機
密乎一夕聞隔澗呼曰與君送喜頃城隍巡山與社公
相語似言今科解元是君也生亦竊自賀及榜發解元
乃韓作霖鬼但聞其姓同耳生太息曰鄉中人傳官裏
事果若斯乎

王史亭編修言有崔生者以罪戍廣東恐携孥有意外
乃留其妻妾隻身行到戍後窮愁抑鬱殊不自聊且同

思少婦登樓彌增怛怛偶遇一叟自云姓董字無念言
頗契愍其流落延爲子食甚相得一夕賓主夜酌樓
高月滿忽動離懷把酒傷懷都忘酬酢叟笑曰君其有
雲鬢玉臂之感乎託在契末已早爲經紀但至否未可
知故先不奉告旬月後當有耗耳又半載叟忽戒僮婢
掃治別室意甚匆遽頃之則三小肩輿至妻妾及一婢
揭簾出矣驚喜怪問皆曰得君信相迂囑隨某官眷屬
至急不能久待故艸艸來家事託幾房幾兄代治約歲
得租米歲歲鬻金寄至矣問婢何來曰卽某官之媵嫡
不能容以賤價就舟中鬻得也生感激拜叟至於涕零

從此完聚成家無復故園之夢越數月叟謂生曰此婢
中途邂逅患難相從當亦是有緣似當共侍巾櫛無獨
使向隅也又數載遇赦得歸生喜躍不能寐而妻妾及
婢俱慘慘有離別之色生慰之曰爾輩戀主人恩耶儻
不死會有日相報耳皆不荅惟趣爲生治裝頗行翁治
酒作餞併呼三女出曰今日事須明言矣因拱手對生
曰老夫地仙也過去生中與君爲同官歿後君百計營
求歸吾妻子恒耿耿不忘今君別鶴離鸞白合爲君料
理但山川懸邈二孱弱女子何以能來因攝召花妖俾
先至君家中半年窺尊室容貌語言摹擬俱似併刺知

家中舊事使君有證不疑渠本三姊妹故多增一婢耳
渠皆幻相君勿復思到家相對舊人仍與此間無異矣
生請與三女俱歸叟曰鬼神各有地界可暫出不可久
越也三女握手作別灑淚沾衣俯仰間已俱不見登舟
時遙見立岸上招之不至矣歸後妻子具言家日落賴
君歲歲寄金來得活至今蓋亦此叟所爲也使世間離
別人皆逢此叟則無復牛女銀河之恨矣史亭曰信然
然粵東有地仙他處亦必有地仙董叟有此術他仙亦
必有此術所以無人再逢者當由過去生中原未受恩
故不肯竭盡心力縮地補天耳

有客在泊鎮宿妓與以金妓反覆審諦就燈鑲之微笑
曰莫紙鋌否怪問其故云數日前糧艘演劇賽神往看
至夜深歸遇少年與以金就河干艸屋野合至家探懷
覺太輕取出乃一紙鋌蓋遇鬼也因言相近一妓家有
客贈衣飾甚厚去後皆已篋中物鎗故未啟疑爲狐所
給矣客戲曰天道好還又瞽者劉君瑞言青縣有人與
狐友時共飲甚暱忽久不見偶過叢莽聞有呻吟聲視
之此狐也問何狼狽乃爾狐愧沮良久曰頃見小妓頗
壯盛因化形往宿冀採其精不虞妓已有惡瘡採得之
後毒滲命門與平生所採混合爲一如油入麪不可復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三

分遂潰裂蔓延達於面部耻見故人故久疎來往耳此
又狐之敗於妓者機械相乘得失倚伏膠膠擾擾將伊
於胡底乎

李千之侍御言某公子美丰姿有衛玠璧人之目雍正
末值秋試於豐宜門內租僧舍過夏以一室設榻一室
讀書每晨興書室几榻筆墨之類皆拂拭無纖塵乃至
瓶插花硯池注水亦皆整頓如法非粗材所辦忽悟北
地多狐女或藉通情愔亦未可知於意亦良得旣而盤
中稍稍置果餌皆精品雖不敢食然益以美人之貽拭
日以待佳遇一夕月明潛至北牖外穴紙竊窺冀睹艷

質夜半聞器具有聲果一人在室料理諦視則修髯偉
丈夫也怖而却走次日卽移寓移時承塵上似有嘆聲
康師杜林鎮僧也北俗呼僧多以姓故名號不傳焉工
瘍醫余小時曾及見之言其鄉人家一婢懷春死魂不
散時出祟人然不現形不作聲亦不附人語不使人病
惟時與少年夢中接稍尪瘦則別媚他少年亦不至殺
人故爲祟而不以爲祟卽嘗爲所祟者亦夢境恍惚莫
能確執如是數十年不爲人所畏亦不爲人所効治真
黠鬼哉可謂善藏其用善遁於虛善留其不盡善得老
氏之旨矣然終有人知之有人傳之則黠巧終無不敗

也

相傳康熙中瓜子店火

在正陽門之南而偏東

有少年病瘵不能

出併屋焚焉火熄掘之尸已焦而有一狐與俱死知其

病爲狐媚也然不知狐何以亦死或曰狐情重救之不

出守之不去也或曰狐媚人至死神所殛也是皆不然

狐鬼皆能變幻而鬼能穿屋透壁出

羅雨峯云爾

鬼有形無

質純乎氣也氣無所不達故莫能礙狐能大能小與龍

等然有形有質質能縮而小不能化而無故有隙卽道

而無隙則礙不能出雖至靈之狐往來亦必由戶牖此

少年未死間狐尚來媚猝遇火發戶牖俱燬故並爲燼

焉耳

門人徐通判敬儒言其鄉有富室暱一婢寵眷甚至婢亦傾意向其主誓不更適嫡心妬之而無如何會富室以事他出嫡密召女僧嚮諸人待富室歸則以竊逃報家人知主歸事必有變也僞向女僧買出而匿諸尼菴婢自到女僧家卽直視不語提之立則立扶之行則行捺之卧則卧否則如木偶終日不動與之食則食與之飲則飲不與亦不索也到尼菴亦然醫以爲憤恚痰迷然藥之不效至尼菴仍不蘇如是不死不生者月餘富室歸果與嫡操刃開屠一羊瀝血告神誓不與俱生家

人度不可隱乃以寔告急往尼菴迎歸疑如故富室附
耳呼其名乃霍然如夢覺自言初到女僧家念此特主
母意主人當必不見棄因自奔歸慮爲主母見恒藏匿
隱處以待主人之來今聞主人呼喜而出也因言家中
某日見某人某人某日作某事歷歷不爽乃知其形去
而魂歸也因是推之知所謂離魂倩女其事當不過如
斯特小說家點綴成文以作佳話至云魂歸後衣皆重
著尤爲誕謾著衣者乃其本形頃刻之間襟帶不解豈
能層層攙入何不云衣如委蛻尚稍近事理乎

客作田不滿

初以其取不自滿假之義稱其命名有古
意既乃知以終養得此名取由鎮同音也

夜行失道誤經墟墓間足跼一髑髏髑髏作聲曰毋敗
我面且禍爾不滿慙且悍叱曰誰遣爾當路髑髏曰人
移我於此非我當路也不滿又叱曰爾何不禍移爾者
髑髏曰彼運方盛無如何也不滿笑且怒曰豈我衰耶
畏盛而凌衰是何理耶髑髏作泣聲曰君氣亦盛故我
不敢祟徒以虛詞恫喝也畏盛凌衰人情皆爾君乃責
鬼乎哀而撥入土窟中公之惠也不滿衝之竟過惟聞
背後嗚嗚聲卒無他異余謂不滿無仁心然遇莽鹵之
人而以大言激其怒鬼亦有過焉

蔣茗生編修言一士人北上泊舟北倉楊柳青之間

北倉

去天津二十里楊柳時已黃昏四顧淼漫去人家稍遠

獨一小童倚樹立姣麗特甚然衣裳華潔而神意不似
大家兒士故輕薄自上岸與語口操南音自云流落至
此已有人相約携歸待尚未至漸相欸洽因挑以微詞
解扇上漢玉佩爲贈顏顏謝曰君是解人亦不能自諱
然故人情重實不忍別抱琵琶置佩而去士人意未已
欲覘其居停躡迹從之數十步外倏已滅迹惟叢莽中
一小墳方悟爲鬼也女子事夫大義也從一則爲貞野
合乃爲蕩耳男子而抱衾裯已失身矣猶言從一非不
揣本而齊末乎然較反面負心則終爲差勝也

先師陳白崖先生言業師某先生

忘其姓字是姓周

篤信俗

而不驚講學各故窮老以終聲華閭寂然內行醇至粹然古君子也嘗稅居空屋數楹一夜聞窗外語曰有事奉白慮君恐怖奈何先生曰第入無礙入則一人戴首於項兩手扶之首無巾而身襴衫血漬其半先生拱之坐亦謙遜如禮先生問何語曰僕不幸明末戕於盜魂滯此屋內向有居者雖不欲爲祟然陰氣陽光互相激薄人多驚悸僕亦不安今有一策鄰家一宅可容君眷屬僕至彼多作變怪彼必避去有來居者擾之如前必棄爲廢宅君以賤價售之遷居於彼僕仍安居於此不

兩得乎先生曰吾平生不作機械事况役鬼以病人乎
義不忍爲吾讀書此室闔少靜耳君旣在此卽改以貯
雜物曰扃鎖之可乎鬼媿謝曰徒見君案上有性理故
敢以此策進不知君竟真道學僕失言矣旣荷見容卽
託宇下可也後居之四年寂無他異蓋正氣足以懾之
矣

凡物太肖人形者歲久多能幻化族兄中涵言官旌德
時一同官好戲劇命匠造一女子長短如人周身形體
以及隱微之處亦一一如人手足與目與舌皆施關節
能屈伸運動衣裙簪珥可以接時更易所費百金殆奪

偃師之巧或植立書室案側或坐於牀凳以資笑噱一夜僮僕聞書室格格聲時已鐫閉穴紙竊視月光在牖乃此偶人來往自行急告主人自覘之信然焚之嚶嚶作痛聲又先祖母言舅祖蝶莊張公家有空屋數間貯雜物媼婢或夜見院中有女子容色姣好而領下修髯如戟兩頰亦磔如蝟毛携四五小兒遊戲小兒或跛或盲或頭面破損或無耳鼻人至則倏隱莫知何妖然不爲人害亦不外出或日目眩或曰妄語均不甚留意後檢點此屋見破裂虎邱泥孩一牀狀如所見其女子之鬚則兒童嬉戲以墨筆所畫云

景州方藝典言少嘗患心氣不寧稍作勞則似簸簸動服棗仁遠志之屬時作時止不甚驗也偶遇友人家扶乩云是純陽真人因拜乞方乩判曰此證現於心而其原出於脾脾虛則子食母氣故也可炒白朮常服之試之果驗藝典又言嘗向乩仙問科第乩判曰場屋文字祇筆酣墨飽書味盎然卽中式矣何必預問乎後至乾隆丙辰登進士本房同考官出閱卷簿示之所註批詞卽此八字也然則科名前定併批詞亦前定乎

高梅村言有二村民同行一人偶便旋蹴起片瓦下有一罌瓦上刻一字則同行者姓也懼爲所見託故自返

而潛伏薈翳中望其去遠乃往私取則滿罍皆清水矣
不勝其恚舉而盡飲之時日已暮無可棲止憶同行者
家尚近徑往借宿夜中忽患霍亂嘔泄並作穢其牀席
幾徧愧不自容竟宵遁質明其家視之則皆精銀如鎔
汁瀉地成片然余謂此語特供諧笑未必真有而梅村
堅執謂不誣然則物各有主非人力可強求鑿然信矣
梅村又言有姜挺者以販布爲業恒携一花犬自隨一
日獨行途遇一叟呼之住問不相識何見招叟遽叩首
有聲曰我狐也夙生負君命三日後君當喉花犬斷我
喉冥數已定不敢逃死然竊念事隔百餘年君轉生人

道我墮爲狐必追殺一狐與君何益且君已不記被殺事偶殺一狐亦無所快於心願納女自贖可乎姜曰我不敢引狐入室亦不欲乘危劫人女實則貴汝然何以防犬終不噬也曰君但手批一帖曰某人夙負自願銷除我持以告神則犬自不噬冤家債主解釋須在本人神不違也適攜記簿紙筆卽批帖予之叟喜躍去後七八載姜販布渡大江突遇暴風帆不能落舟將覆見一人直上檣竿杪掣斷其索騎帆俱落望之似是此叟轉瞬已失所在矣皆曰此狐能報恩余曰此狐無術自救能數千里外救人乎此神以好生延其壽遣此狐耳

周泰宇言有劉哲者先與一狐女狎因以爲繼妻操作如常人孝舅姑睦娣姒撫前妻子女如已出尤人所難能老而死其尸亦不變狐形或曰是本奔女諱其事託言狐也或曰實狐也煉成人道未得仙故有老有死已解形故死而尸如人余曰皆非也其心足以持之也凡人之形可以隨心化郝皇后之爲蟒封使君之爲虎其心先蟒先虎故其形亦蟒亦虎也舊說狐本淫婦阿紫所化其人而狐心也則人可爲狐其狐而人心也則狐亦可爲人緇衣黃冠或坐蛻不仆忠臣烈女或骸存不腐皆神足以持其形耳此狐死不變形其類是夫泰宇

曰信然相傳劉初納狐不能無疑憚狐曰婦欲宜家耳苟宜家狐何異於人且人徒知畏狐而不知往往與狐侶彼婦之容止無度生疾損壽何異狐之採補乎彼婦之踰牆鑽穴密會幽歡何異狐之冶蕩乎彼婦之長舌離間生釁家庭何異狐之媚惑乎彼婦之隱盜貲產私給親愛何異狐之攘竊乎彼婦之囂凌詬詈六親不寧何異狐之祟擾乎君何不畏彼而反畏我哉是狐之立志欲在人上矣宜其以人始以人終也若所說種種類狐者六道輪迴惟心所造正恐眼光落地不免墮入彼中耳

古者世祿世官故宗子必立後支子不祭則禮無必立後之文孟皮不聞有後亦不聞孔子爲立後非嫡故也支子之立後其爲煢嫠守志不忍節婦之無祀乎譬諸上本無誅而縣貢父則始誅死職故也童子本應殤而汪錡則不殤衛社稷故也禮以義起遂不可廢凡支子之無後者亦遂沿爲例不可廢而家庭之難卽往往由是作焉董曲江言東昌有兄弟三人仲先死無後兄欲以其子繼弟亦欲以其子繼兄曰弟當讓兄弟曰兄子幼而其子長弟又當讓兄訟經年卒爲兄奪弟恚甚鬱結成疾疾甚時語其子曰吾必求直於地下旣而昏眩

經半日復蘇曰豈特陽官諄哉陰官之諄乃更甚頃魂
游冥司陳訴此事一陰官詰我曰汝爲汝兄無後耶汝
兄已有後矣汝特爲貲產爭耳見獸於野兩人並逐捷
足者先得汝何訟焉竟不理也夫爭繼原爲貲產乃瞋
目與我講宗祀何不解事至此耶多置紙筆我棺中我
且訴諸上帝也此真至死不悟者歟曲江曰吾猶取其
不自諱也

已卯典試山西時陶序東以樂平令充同考官卷未入
時共閒話仙鬼事序東言有友嘗游南岳至林壑深處
見女子倚石坐花下稔聞智瓊蘭香事遽往就之女子

以紈扇障面曰與君無緣不宜相近曰緣自因生不可
從此種因乎女子曰因須風造緣須兩合非一人欲種
卽種也翳然滅跡疑爲仙也余謂情欲之因緣此女所
說是也至恩怨之因緣則一人欲種卽種又當別論矣
大同宋中書瑞言昔在家中戲扶乩乩動請問仙號卽
書曰我本住深山來往白雲裏天風忽颯然雲動如流
水我偶隨之游飄飄因至此荒村茅舍靜小坐亦可喜
莫問我姓名我忘已久矣且問此門前去山凡幾里書
訖乩遂不動或者此乃真仙歟

和和呼通諾爾之戰兵士有沒蕃者乙亥平定伊犁望

大兵旗幟投出宥死安置烏魯木齊羣呼之曰小李陵此人不知李陵爲誰亦漫應之久而竟迷其本名已丑庚寅間余在烏魯木齊猶見其人已老矣言在準噶爾轉鬻數主皆司牧羊

大兵將至前一歲八月中旬夜棲山谷望見沙碛有火光西域諸部每互相鈔掠疑爲劫盜登岡眺望乃見一巨人長丈許衣冠華整侍從秉炬前導約七八十人俄列隊分立巨人端拱向東拜意甚虔肅知爲山靈時準噶爾亂已微聞阿睦爾撒納款塞請兵事竊意或此地當內屬故鬼神預東向耶旣而果然時尚不知八月中

旬爲

聖節歸正後乃悟

天聲震疊爲遙祝

萬壽云

甘肅李叅將名璇精康節觀梅之術占事多驗平定西城時從大學士溫公在軍營有兵士遺火焚轅前枯艸潤丈許公使占何祥曰此無他公數日內當有密奏耳火得枯艸行最速急遞之象也烟氣上升上達之象也知爲密奏凡密奏當焚艸也公曰我無當密奏事曰遺火亦無心非預定也旣而果然其占人終身則使隨手

拈一物或同拈一物而所斷又不同至京師時一翰林拈烟筒曰貯火而其烟呼吸通於內公非冷局官也然位不甚通顯尚待人吹噓故也問厯官當幾年曰公毋怪直言火本無多一熄則爲灰燼熱不久也問壽幾何搖首曰銅器原可經久然未見百年烟筒也其人慍去後歲餘竟如所言又一郎官同在座亦拈此烟筒觀其復何所云曰烟筒火已息公必冷官也已置於牀是曾經停頓也然再拈於手是又遇提携復起矣將來尚有熱時但熱後又占與前同耳後亦如所言

吳惠叔携一小幅挂軸紙色似百年外物云得之長椿

寺市上筆墨艸畧半以淡墨掃烟靄半作水紋中惟一
小舟一女子坐篷下一女子搖櫓而已右角濃墨寫一
詩曰沙鷗同住水雲鄉不記荷花幾度香頗怪麻姑太
多事猶知人世有滄桑欸曰畫中人自畫併題無年月
無印記或以爲仙筆然女仙手跡人何自得之或以爲
游女又不應作此世外語疑是明末女冠避兵于漁莊
蟹舍自作此圖無舊人跋語亦難確信惠叔索題余無
從著筆置數日還之惠叔歿於蜀中此畫不知今在否
也

舅氏寔齋安公言程老村夫子也女頗韶秀偶門前買

脂粉爲里中少年所挑泣告父母憚其暴橫弗敢較然
悲憤不可釋居恒鬱鬱故與一狐友每至輒對飲一日
狐怪其慘沮以寔告狐默然去後此少年復過其門見
女倚門笑漸相軟語遂野合于小圃空屋中臨別女涕
泣不舍相約私奔少年因夜至門外引以歸防程老追
索以及擬婦曰敢洩者死越數日無所聞知程老諱其
事意甚得益狎暱無度後此女漸露妖迹乃知爲魅然
相悅甚弗能遣也歲餘病瘵惟一息僅存此女乃去百
計醫葯幸得不死貲產已蕩然夫婦露棲又羸弱不任
力作竟食婦夜合之貲非復從前之悍氣矣程老不知

其由向狐述說狐曰是吾遣黠婢戲之耳必假君女形
非是不足餌之也必使知爲我輩防敗君女之名也瀕
危而舍之其罪不至死也報之已足君無更快快矣此
狐中之朱家郭解歟其不爲已甚則又非朱家郭解所
能也

從孫樹寶言辛亥冬與從兄道原訪戈孝廉仲坊見案
上新詩數十紙中有二絕句云到手良緣事又違春風
空自鎖雙扉人間果有乘龍婿夜半居然破壁飛豈但
蛾眉鬪尹邢仙家亦自妬娉婷請看搔背麻姑爪變相
分明是巨靈皆不省所云詢其本事仲坊曰昨見滄州

張君輔言南皮某甲年二十餘未娶忽一艷女夜相就
詰所從來自云是狐以夙命當爲夫婦雖不能爲君福
亦不至禍君某甲耽暱其色爲之不婚有規戒之者某
甲謝曰狐遇我厚相處日久無疾病非相魅者且言當
爲我生子于似續亦無害寔不忍負心也後族衆強爲
納婦甲聞其女甚姣麗遂頓負舊盟迫洞房停燭之時
突聲若風霆震撼簷宇一手破窓而入其大如箕攫某
甲以去次日四出覓訪杳然無迹七八日後有數小兒
言某神祠中有聲如牛喘北方之俗凡神祠無廟祝者
慮流丐棲息多以土壑瑾其戶而留一穴置香鑪自穴

窺之似有一人裸體卧不辨爲誰啟戶視之則某甲在焉已昏昏不知人矣多方療治僅得不死自是狐女不至而婦家畏狐女之暴亦竟離婚此二詩記此事也夫狐已通靈事與人異某甲雖娶何碍儻忽之往來乃逞厥凶鋒幾戕其命狐可謂妬且悍矣然本無夙約則曲在狐旣不慎于始而與約又不善其終而背之則激而爲祟亦自有詞是固未可全罪狐也

北方之橋施欄楯以防失足而已閩中多雨皆於橋上覆以屋以庇行人邱二田言有人夜中遇雨趨橋屋先有一吏携案牘與軍役押數人避屋下枷鎖琅然知爲

官府錄囚懼不敢近但畏縮于一隅中一囚號哭不止吏叱曰此時知懼何如當日勿作耶囚泣曰吾爲吾師所誤也吾師日講學凡鬼神報應之說皆斥爲佛氏之妄語吾信其言竊以爲機械能深彌縫能巧則種種惟所欲爲可以終身不敗露百年之後氣反大虛冥冥漠漠併毀譽不聞何憚而不忝吾意乎不虞地獄非誣冥王果有始知爲其所賣故悔而自悲也又一囚曰爾之墮落由信儒我則以信佛誤也佛家之說謂雖造惡業功德卽可以消滅雖墮地獄經懺卽可以超度吾以爲生前焚香布施殺後延僧持誦皆非吾力所不能既有

佛法護持則無所不爲亦非地府所能治不虞所謂罪福乃論作事之善惡非論捨財之多少金錢虛耗春煮難逃向非恃佛之故又安敢縱恣至此耶語訖長號諸囚亦皆痛哭乃知其非人地夫六經具在不謂無鬼神三藏所談非以斂財賂自儒者沽名佛者漁利其流弊遂至此極佛本異教緇徒藉是以謀生是未足爲責儒者亦何必乃爾乎

倪媼武清人年未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舅姑怒逐諸門外使自謀生流離艱苦撫二子一女皆婚嫁而皆不才熒熒無倚惟一女孫度爲尼乃寄食佛寺

僅以自存今七十八歲矣所謂青年矢志白首完貞者歟余憫其節時亦周之馬夫人嘗從容謂曰君爲宗伯主天下節烈之旌典而此媼失諸目睫前其故何歟余曰

國家典制具有條格節婦烈女學校同舉於州郡州郡條上於臺司乃具奏請

旨下禮曹議從公論也禮曹得察覈之進退之而不得自蒐羅之防私防濫也譬司文柄者棘闈墨牘得握權衡而不能取未試遺材登諸榜上此媼久去其鄉旣無舉者京師人海又誰知流寓之內有此孤嫠滄海遺珠

蓋由於此豈余能爲而不爲歟念古來潛德往往藉裨
官小說以發幽光因撮厥大凡附諸瑣錄雖書原志怪
未免爲例不純於表章風教之旨則未始不一耳